

開放文學－社會奇情－林蘭香 第六十回 春曉貽簪深誠子 伯宣試劍勇勤王

雙簪豈必傳無窮，一劍寧須立大功。總為伊人明孝義，些些微物與神通。

卻說六月三十日，春曉與季小姐在南簷下乘涼，春曉坐一架香檀銀藤軟底方牀，季小姐坐一張紫楠金棕圓圍寬椅。幾個侍女搖扇，幾個侍女捲簾。幾個侍女分冰，幾個侍女獻果。正在爽快之際，忽然西風大作，始而奪熱生涼，繼則揚塵飄瓦。

銀蒜覺輕，金鉤不掛。簾珠飛舞，簪玉橫斜。風過處窗上簾櫳吹落，將季小姐頭上玉簪打作數節。春曉急叫侍女取了一枝金簪，綰住季小姐頭髮。風定塵息，整頓衣物，看那枝金簪，正是夢卿的蘭花簪兒，春曉歎道：「這兩枝簪子，我原要留作從葬之寶。不想今日忙中拿出，又戴在媳婦頭上。這卻是合當留在人間，不要還歸天上了。」於是將那一枝亦取出，一並插在季小姐髮邊。是時耿順亦因風大到上房來看母親，春曉因指著蘭花簪兒道：「去世二夫人半生坎坷，皆因此物而起。今日給了你夫妻，你夫妻須要見其物想其人，想其人更想其時與其事，須要和好終身，不可因小失大。耿順道：「母親義方之教，兒已承聆多年。自今以往，敢有錯失以增母憂！」春曉道：「你妻子的心性醇謹似大娘，不怕他不會持家。行事圓活似三娘，不怕他不會待人。只怕他似二娘不肯多言，或者似我不敢多言，亦未可定。古人有聽婦言而興，不聽婦言而亡者，你須不要拘泥。耿皇頁、耿岳頁、耿顯氣質雖各不同，而心地卻還相近。耿岳頁好戲游而不荒廢，耿岳頁好繁華而有節制，耿顯好交結而慎去取，各有所長，你須取其長，護其所短。終身和好，兄弟之道得矣。至於內外長幼不分，則親疏必混。賢否是非太明，則好歹易判。親疏混則益我者有人，而損我者亦有人。好歹判則感我者有人，而怨我者亦有人。是又當恕之以情，遣之以理。現在你位列上公，身膺厚祿，雖說明哲保身，不遭後累，然食人之食必當忠人之事。國家太平，還可碌碌猶人。一有緩急，亦當立些微勞。一不負朝廷，二不愧宗祖，三不虧生育也。」

正說間，愛娘令人將新鮮蓮子、菱米、胡桃、荸薺都剝得乾乾淨淨，用冰拌勻，大碗盛著送了來，說：「這四件是剛才在樹上池中採取的，知六夫人這裡有現成女貞酒，今日天氣亦熱，正好用些甜酒，將這涼物解一解煩暑。」又說道：「與六夫人好幾日不見了，明日要來同住些時。」春曉一面令人回去，請三夫人明日早來，現有公明親家處送來口北新羊，正待三夫人作過廳的享用。一面教侍女取出女貞酒一瓶，與耿順、季小姐同飲，當日晚景不提。至次日乃七月初一日也，愛娘辰刻即來，春曉迎入，用畢早飯。已刻在池邊觀看蓮花，都是些十丈分香，夜舒黃金上品。春曉令侍女彩出白蓮藕數支，說：「這亦可與女貞酒同吃，聊解一時之熱。」愛娘道：「來日苦少，去日苦多。就如此蓮，自今以往，葉益大，根益長，子漸老，花漸凋，香亦去矣！」春曉道：「花雖凋，子雖老，幸宿根尚在，靈錡猶存，再來面目，香色依然，終不似桃李之一謝無餘也。」愛娘道：「靈根所鍾，香自不絕。但再來時未知能相識否？恐造化不作此刻板文章何！」於是兩個人又加一番纏綿，午刻飲女貞酒，看青裳、丹棘、性瀾、情圍在軒下投壺。未刻日色已斜，天氣稍熱，在各處散步。申末酉初，廚娘將那肥羊割烹停妥，逐樣送上，共有四五十品，愛娘、春曉飽食以畢。

歷戌過亥，兩人已皆熟寢。交到子刻，已是初二日了。有那坐更婦女摸宣和牌耍子，四個人言定各採取三張，成一牌名者，便為贏家。自子至丑，或輸或贏，各自不一。未後一次，一個道：「我是正馬軍。」一個道：「我是七星劍。」一個道：「我是將軍掛印。」一個道：「我是劍行十道。」都是贏家。時已寅刻，愛娘、春曉亦皆醒來，忽地耿順走至窗外，說道：「滿街人奔馬跑，工部趙大人披甲飛馬，大呼：『曹太監作反，要殺賊者快來！』兒今雖係待罪，實是有名人員。君父有急，不可不赴。」春曉道：「去，去！全孝全忠，正在此時！家內自有我作主，斷不辱你。」耿順當下便穿了那副百鍊精金鎖子犀背素絲七蟒水攻火戰步鬥馬爭百勝軟甲，手提著燕夫人的雙劍，率精壯義僕數十名走馬出府。從那人多之處走去，恰好與趙榮遇在一處。趙榮大喜道：「泗公來得甚好，昨日晚間，吳恭順已將逆謀密奏天子，現在禁門俱各緊閉，料那曹吉祥已被拿了。內應既無，外寇可平。你我先到東華門接應吳瑾一番可也。」於是趙榮、耿順領了從義人役，逕奔東華門而來。行至半途，有人嚷道：「指揮逢臬被賊殺了！」耿順聽說，縱馬向前，離門不遠，有無數蕃漢一齊高叫道：「別走了吳瑾！別走了吳瑾！」耿順手揮雙劍，殺入蕃漢隊裡。蕃漢散而復合，正在相持，又有人嚷道：「恭順侯吳瑾墜馬入溝，已被亂箭射死了。這不是吳瑾，拿他何用！」耿順大怒，黑影裡見一人人高馬大，手內拿刀，知是賊人頭目。大咤道：「我耿泗國也！」說罷，一劍斫去，那人用招格住，說道：伯宣，我曹氏有功無罪，今日舉兵，原為除殘去暴，你何苦出頭相拒。我曹璿平素敬你是個好人，你不可不知進退。」耿順大罵道：「好反叛，罪不容誅。還敢多嘴！」又一劍斫去？曹璿知非耿順對手，揮動左右，一擁齊上。後邊趙榮趕來，一衝兩段。

恰好耿順與曹璿撞個滿懷，手起一劍，斫下頭來。耿順手內提了曹璿的首級，叫道：「曹璿已死，你眾人何故甘作逆黨？早早散去，省得朝廷究問。若執迷不悟，人人都死！」趙榮亦嚷道：「天子有旨，只殺賊首，餘俱赦罪。現在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鏜督兵就到，你們還不早散！」眾蕃漢雖則善戰，然已無主，便哄然散去。耿順、趙榮直至門下，見城門緊閉，方才放心。令從義人役把住南北巷口，凡有棄刀拋甲者，俱是良民，不准殺戮。時已天色微明，見城樓下兩個人全身甲冑，大聲道：「我乃指揮完者禿亮、皮兒馬哈麻也，現已奉旨，將曹吉祥拿了。內患已無，你們文武須速拿曹欽要緊。」耿順、趙榮聽說大喜。只見正南上火氣沖天，喊聲震地，波喧浪吼，又逢地陷東南。電掣星飛，再遇天崩西北。趙榮守住東華門，耿順飛馬來到御河橋邊，正與孫鏜相遇。分兵一半，孫鏜去救大明門，耿順來救長安東門。比及到時，曹欽、曹鐸、曹鉉知事已泄，曹璿已死，三個人攻燒長安東西門，殺害文武都御史。

寇深已被殺死，大學士李賢身帶重傷，耿順兵到救出。曹鉉奪路而走，耿順一騎趕上，用劍戳於馬下，從軍拿了。馬昂在長安西門，亦將曹鐸活捉。曹欽直走大明門，兵無紀律，四處縱橫。幸得孫鏜令軍士沿街大叫：「一切居民不許開門！」所以百姓並無傷損一個。曹欽且戰且走，直奔入自家宅內。那些從逆的梟勇，自知下赦，盡力死鬥。馬昂、孫鏜、耿順將宅子圍得鐵筒相似，三個人率眾搶入，拿的拿，殺的殺。一枝必斬，那管他皓首紅妝。寸草不留，都化作青磷白骨。只可惜不曾活拿住曹欽。午後事定，朝廷下詔，將曹吉祥、曹鐸、曹鉉及馮益等凌遲，曹欽屍身碎磔。重賞軍兵，追封死節忠良。

升賞勤王文武，令征西弁兵將息三日，然後起程。改命馬昂將中軍，孫鏜將左軍，耿順將右軍，同往甘涼立功。耿順乃家居省過候旨起用之人，今日若不出頭，朝廷亦未必追究。再若貪生怕死，顧子戀妻，亦難出來了。或春曉少有遲回，則觀望之間，亦竟不出來了。誰知春曉賢母，不肯陷子於不義。耿順孝子，不肯陷身於不忠，提劍前往，奮不顧身。

乃一遇趙榮，不遭吳瑾之死。再遇孫鏜，且救李賢之生。皆天之默佑也。斬曹璿，擒曹鉉。雖非正凶，功亦可觀。右軍之命，朝恩亦甚重矣。後來威鎮西涼，名揚東海，皆今日一忠之報也。當日耿順回家，拜安二母，收拾衣裝，於第三日祭纛發馬。正是：能文善武，既無愧於嚴君。克孝全忠，應有光於賢母。